

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

# LAMEIZUOJIA

##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

[阿根廷]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

赵德明 译



这是世界……托这篇关于……  
如梦的岁月里，我还……表在1962年；前不久……  
的时候，您的诗歌帮……74年了——德文翻译……  
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忧……冯·德·利彭把这部……  
古老的街区，那些栅……赫斯听了。一个几乎……  
……甚至从郊区某个水……去曾经亲密地把二人团……  
黄昏时分映照出来的朴素魅力……至少是能守《南方》杂志那……  
“后来，我认识了您本人，……光环所照耀的同一文学……  
就可以直接谈这个布市的……者是在西尔韦娜·奥坎波……  
了，有时也用叔本华的……新家的晚间聚会上……  
克利特做借口。又……的共同爱好。因此……  
怨恨让我们两个疏远……7日下午，博尔赫斯……  
亚里士多德所京：事……然相遇在东方画廊“……  
在于相似处；或许咱……时（在一本书首发式的……  
说：人类分离是因为同……中，由于书店老板路易斯……  
愿。”“如今咱俩疏远了（你看……索和一群朋友的热情簇拥，……  
情会是这个样子），我想请您……走到一起来了），二人既惊讶……  
看这些我心血来潮关于探戈的……动：从最后一次见面算起，已……  
文字。我希望您能喜欢。请相信……去20年啦！布宜诺斯艾利斯使……


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

LA MEIZUO JIA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

[阿根廷] 奥兰多·巴罗内整理

赵德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DIA' LOGOS  
BORGES SABATO

---

根据 Emece' Editores s. A 1996 年 Buenos Aires  
Argentina 版译出

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

〔阿根廷〕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

赵德明译

※ ※ ※

责任编辑 郭素芹 刘存沛  
封面设计 西里 鞠洪深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9年7月第一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0000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1999年7月第一次印刷

---

ISBN7 - 222 - 02699 - 1/I·686 印数 1 - 5000

定价: 10.00 元

# 目 录

- 1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在那个夏季
- 12 1974年12月14日
- 48 1974年12月21日
- 80 1975年1月11日
- 108 1975年2月15日
- 130 1975年3月1日
- 143 1975年3月8日
- 166 1975年3月15日
- 183 对垄断思想的置疑

## 博尔赫斯和萨瓦托在那个夏季

“博尔赫斯，这是世界来回变化：在那如梦的岁月里，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您的诗歌帮助我发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忧伤的美：那古老的街区，那些栅栏和水池，甚至从郊区某个水坑黄昏时分映照出来的朴素魅力。

“后来，我认识了您本人，那时就可以直接谈这个布市的话题了，有时也用叔本华或者赫拉克利特<sup>①</sup>做借口。又几年后，政治怨恨让我们两个疏远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的区别在于相似处；或许咱们可以说：人类分离是因为同一所愿。

“如今咱俩疏远了（您看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

<sup>①</sup> 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译注

我想请您看看这些我心血来潮关于探戈的文字。我希望您能喜欢。请相信我！”

萨瓦托这篇关于探戈作品的序言发表在 1962 年；前不久——已经是 1974 年了——德文翻译家安内莉译·冯·德·利彭把这部作品念给博尔赫斯听了。

一个几乎是遥远的过去曾经亲密地把二人团结在一起，至少是通过《南方》杂志那魔幻般的光环所照耀的同一文学激情，或者是在西尔韦娜·奥坎波<sup>①</sup>和比约·卡萨莱斯<sup>②</sup>家的晚间聚会上倾心交谈激发出的共同爱好。因此，1974 年 10 月 7 日下午，博尔赫斯和萨瓦托偶然相遇在东方画廊“城市”书店时（在一本书首发式的热烈气氛中，由于书店老板路易斯·阿丰索和一群朋友的热情簇拥，他俩走到一起来了），二人既惊讶又激动：从最后一次见面算起，已经过去 20 年啦！布宜诺斯艾利斯使得二人不能晤面。

于是，一本老板自豪地拿给他俩看的《堂吉诃

---

① 西尔韦娜·奥坎波 (Silvina Ocampo, 1906 - )，阿根廷女作家，比约·卡萨莱斯的妻子。——译注

② 比约·卡萨莱斯 (Bioy Casares, 1914 -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好友与合作者。——译注

德》豪华版激起二人站在书架旁边评论的热情；于是又一次如同过去一样二人开始热烈地赞赏和讨论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冒险和不幸。博尔赫斯对塞万提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萨瓦托觉得博尔赫现在的观点比过去要公正得多。他还从博尔赫斯口中听到了感谢之词，原因就是德文女翻译家念的那篇序言。

这次泛泛的交谈——证明了我出于不同、甚至对立的道理而钦佩的两位大作家，曾经可以友好地对话——给我一个启发：我想设法挑起二人的兴趣，请他俩聚会在一起广泛而深入地交谈，然后写成一本书。几天以后，当我把这个建议向博尔赫斯提出时，他和朋友坐在书店的一隅，我立刻明白哪类礼貌会让他不快。“别叫我先生！”他和蔼地说，去掉了我的开场白。“干脆叫我博尔赫斯就行了。”接着，他很高兴地同意了我的想法。在我请他提一个可信任的笔录同我一道分担他俩会晤中我应该扮演的角色时，他幽默地说：“用不着。我盲目地相信您。”他故意调皮地强调“盲目”<sup>①</sup>二字，确信这二字会有效果。

我是在丹迪酒吧屋的餐桌旁认识萨瓦托的，其

① 博尔赫斯这时已经失明。——译注

理由肯定是很过分的。但是，他没有计较，为是不给我的热情泼冷水。我说：阿根廷还没有一部根据两位同等重要作家对话写成的书，这种书要区别从前一位记者或者一位年轻作家采访著名作家或者老作家写成的那种大路货。

我意识到与博尔赫斯分别多年之后的这次相会会让他激动不已。他说：“好吧。请尽量把会面安排在星期六。显而易见，我想，从桑托斯·鲁卡莱斯跑到市中心的应该是我啦。”我提醒道：从前博尔赫斯与画家苏尔·索拉尔一道拜访过他两三次，地点是在塔克莱大街的单元楼里，可从来不是在博尔赫斯郊区的住宅里。

这样，二人毫不做作地就接受了我的建议，没有说到“钱”字。他俩不是朋友，也不自诩为朋友；但是，某种神秘的理由安排我担任这个特殊的小角色：为他俩牵线搭桥或曰做文学联络员。

我心里纳闷：过去为什么没有以书籍形式记录下来以下各位的谈话呢？他们是：何塞·埃尔南德斯与萨米恩托；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与爱德华多·马雷亚；阿尔丰西纳·斯多尔尼与维克多里亚·奥坎博；罗伯特·阿尔特与马雷查尔；科塔萨尔与比约·卡萨莱斯；甚至包括卢贡内斯与青年博尔赫斯。南



方的大草原从来都不大愿意为思想交流提供方便，而宁肯让互不了解的对手用沉默来保持距离。只有一件事情是作为游戏规则加以明确的：双方将都不提及“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问题，也不谈政治时事。博尔赫斯在建议排除这两个话题时，精辟地说道：“因为这些话题今天人们说得太多啦！”萨瓦托听说这个条件以后，毫不犹疑地同意了，他说：“好吧。尽管政治这玩艺儿常常在你始料不及的时候会从窗户或者门缝里钻进来。”

毋庸置疑，这条协议并不意味着对日常现状的蔑视或者无知：仅在三个月前，庇隆总统逝世了，身后留下了阴影和动乱；就在这几天——刚刚过去的1974年10月的上半月——游击队员们从雷戈莱塔公墓抬出阿兰布鲁将军<sup>①</sup>的灵柩，威胁政府必须让尚在西班牙的埃娃<sup>②</sup>涂有防腐剂、飘流异乡的遗体回国。令人震惊的轰动事件中就有最近发生的杀害学者西尔维奥·弗龙迪斯和智利将军布拉特斯。警笛的尖叫声凄厉地划过夜空。我如同狂热的蜘蛛固执地在自己的天地里编织网格一样，也在编织着

---

① 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 1903 - 1970），曾任阿根廷总统，1970年被游击队绑架并判处死刑，罪名是杀害庇隆党领导人。——译注

② 埃娃，庇隆的前妻。——译注

我的网，目的是要把他俩网罗在一个僻静的空间。于是，会谈披着闲聊的外衣达成了协议，我们一致同意：对话立刻进行，自然而然，如同朋友间经常性的聊天，可以议论上帝、爱情，随时可以讲笑话。选择出版社的是博尔赫斯，他看中了埃梅塞(Emece)，希望这家出版社出这本书；封面上署名的顺序没有任何争议：萨瓦托建议自己排在博尔赫斯后面。博尔赫斯颇有绅士风度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说：“书名的节奏如同试音一样，先念一个简短的姓氏会更好听一些。”“对话”这个词的使用，是两位主角一致选定的。其他的说法，比如：“漫谈”、“谈话”和“会晤”一下子就排除掉了。二人开玩笑说：在柏拉图逝世两千多年后抄袭他用过的书名，比起寻找一个不恰当的创新来还是划算的。

在两位文学大师的协议书下方签署我名字的那个上午是令人激动的。我从那一刻起就明白：与两股同时汇合入海的洪流相比，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从1974年夏季开始到1975年3月为止，每星期会晤2-3个小时。博尔赫斯在最后一次约会结束时，我告诉他材料已经够了，我得开始这几项艰巨的工作了：整理录音磁带、向他俩一一请教修订

中的问题和形成文字。他听了以后似乎有些难过，仿佛有人剥夺了他已经习惯的一种娱乐。他惋惜地说：“怎麼？这麼快就结束了？”萨瓦托站在博尔赫斯住宅的门口告辞时拥抱着老人，开玩笑地说：“可总得有个结束呀！要是没完没了地谈下去，那就成了一本永无休止的大作了！”

此事开始时，博尔赫斯已经 75 岁了；萨瓦托 63 岁。那时正是 1974—1975 年炎热的夏季。位于玛伊布大街上女画家雷内·诺丁赫（是这两位老人共同的女友）古老的单元楼里，是二人大部分会面的地方。我脑海里依然保留着这样的形象：坐在我右侧、面色苍白、双手扶着拐杖、谜一样的眼睛漫游在黑暗中的是博尔赫斯。坐在我左侧、表情不安、目光总是在窥伺方向的是萨瓦托。

在隔壁那座楼里，卧在病床上的是博尔赫斯衰老的母亲莱昂诺尔·阿塞维多夫人，老人家已经接近百岁。数月后，到冬天时，她就去世了。萨瓦托参加了在雷戈莱塔公墓举行的葬礼，他同博尔赫斯一道站在灵柩的旁边，他俩不知道这竟然是最后一次见面。

在整理谈话录音期间，我定期轮流到他俩家中拜访。我分别同他俩确认或者修改词句、不和谐的

段落和名称，特别是外国人名、地名，由于录音机的失真，有些地方听不清楚。

在整理成文字的过程中，我发现：博尔赫和萨瓦托是各行其是的。我分担和尊重二人之间的冷漠，尽管这与长时间对话时的生动、活泼、亲切的态度大相径庭。1976年这本书问世时，国家已经改变；社会也如是。军人已经推翻了民选政府；实行了宵禁；文学开始苟延残喘，刀枪林立的极端现实主义、政治禁令和思想钳制把文学打入了冷宫。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这本书的第一版在短短数月内销售一空；书中的两位主角从此再也没有打听对方的情况；时间不停地编织着迷惘。直到20年过去后的今天——1996年——此书才又一次再版。

与此同时，生命也随之而去。1981年，年轻的曾经保存过这本《对话》的第一盘录音带做为纪念的书商路易斯·阿尔丰索从11区的高楼上跳下自尽了。一年后，女翻译家安内莉泽·冯·德·利彭在乌拉圭逝世，她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两位作家的书信文章，其中有许多在她的外交生涯中的动人故事。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多亏了她的帮助。1986的6月14日，博尔赫在日内瓦去世。去年，在一次悲惨的车祸中，萨瓦托的大儿子豪尔赫

死去。他是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之一，给他父亲留下了永远无法摆脱的痛苦。

当然，那台陈旧的录音机已坏了，那只老白猫也死了，它从博尔赫斯膝上跳来跳去直到它主人修改本书草稿的时候还是一只小猫崽。那台打下本书原稿的老式打字机也停止了工作。我自己也不再是那个自视有文学才华、多愁善感的青年了，那时我的角色是在他俩见面时写下介绍性的文字。今天，如果让我重写，我可能选择强有力的新闻记事，虽然会因冷却了那种自然的热情而感到遗憾。

连续不断的事变毁坏了存放在老“南极”广播电台壁橱上完好的录音磁带；那唯一记录了一次会面热烈情景的摄影师——诺贝尔托·雅韦罗夫斯基——留下的底版也似乎不见了。但是，在大西洋出版社的档案里仍然保存着会面进行过程中允许新闻界做首次采访时的照片。

我扪心自问：我是谁啊？居然成为这个令人羡慕的见证人！我当然应该极力缩小我的形象，为的是不让读者感到失望，因为读者希望单独与两位主角在一起。我认为自己实现了这一承诺，同时又没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不久前，我去拜访了雷内·诺丁赫。我又一次

迈进了我们曾经聚会的餐厅，那里一切如故：餐桌、英式家具、古典式的银制餐具、排列有序的高背椅、图画、自然的阴凉——我们为了躲避夏季的炎热常常在阴凉下进行谈话。女主人还记得一个习惯，她说：“博尔赫斯常用玻璃高脚杯喝水；萨瓦托则用雕花杯品尝威士忌。这个习惯从来没有改变过。”突然间，一位年轻人出现了，他让我激动不已：这是女主人的孙子，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还是娃娃，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隔壁住宅六层楼上的那个单元，本来属于博尔赫斯家庭，如今也换了主人。我找了一个借口向里面窥视了一番，房间的摆设完全改变了模样。我想那棵天竺葵大概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它那红色的花朵曾经在阳台的花盆里开得如火如荼；有一次，博尔赫斯允许我剪下一朵留做纪念；大概是向我表示谢意，因为我在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帮助他整理了书房。

科尔多瓦大街上的那家名叫“圣詹姆斯”的老咖啡馆也不复存在了，由于时间表没有达成协议，原定第一次在这家咖啡馆里的会面就落空了。我不记得乌利塞斯·贝迪特·布拉特生前曾经向我推荐的那首美国黑人民歌的名字，他要我请博尔赫斯也听

一听，因为他觉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音乐。从我们站在玛伊布大街 900 号门前人行道上继续进行的大量对话中，热情使得会面得以在那里延长，现在只剩下灰烬了。

博尔赫斯永垂不朽。萨瓦托在 85 岁高龄的今天，天在步入传奇之列，手中握着《不许重演》<sup>①</sup>的光辉标志和我的证明材料。谨将这本不可重复的作品献给所有的人们。

奥尔兰多·巴罗内

1996 年秋季於布宜诺斯艾利斯

---

<sup>①</sup> 《不许重演》是萨瓦托 1983 年为被法西斯军人迫害失踪的人们写的调查报告。——译注

1974年12月14日

我觉得他俩是握过手的。或许拍拍胳膊或者肩膀。

我的想象往往比我看到的多。

他俩一定也说了人们常说的那些话：您好，博尔赫斯！你怎么样？萨瓦托！……

我这个见证人的职责是记录下确切的话语。可是那个时刻任何人（任何作家和艺术家）都可能觉得是在做梦；因此最好还是分享他们的感觉，而不是话语。

我知道他俩是从住宅的走廊里进来的，互相搀扶，缓缓而行。在博尔赫斯手中的拐杖就是一个钟摆。

我隐隐约约看见两个影子，那后面是两个人；在影子和人的内部，我朦胧地看到了爱情和死亡，斗争和艺术，即：生活。

他俩几乎没有理睬我，这没有关系（我可以忍受这样的想法：此时此刻如果我要走了，他俩可能不会察觉）。

录音机开始转动了。



博尔赫斯（以下简称博）：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来想想……我算不出有多少年了。不过我想那是在比约·卡萨莱斯家里，那是出版《一和宇宙》的时候。

萨瓦托（以下简称萨）：不对，博尔赫斯。《一和宇宙》问世的时间是1945年。咱们认识的时间是在卡萨莱斯家里，但是要早几年，我想是在1940年。

博：（在思索）对，那些聚会……那时候咱们可以整夜地谈论文学和哲学……那时可不一样。现在人们告诉我，我知道了，大家更多的是谈政治。我的看法是，政治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是抽象的政治。可咱们那会儿关心的是别的事情。

萨：可是要让我说的话，那时候咱们聚会谈的是让您、我、比约和西尔韦娜热中的事情，就是说，文学，音乐。那并不是说咱们不关心政治。至少我是关心政治的。

博：萨瓦托，我的意思是说：那时候从不提起那些日常琐事、过眼云烟的东西。

萨：对，这是真的。咱们涉及的是永恒性的话